

豈不是很奇怪嗎？——竟有這許多神的百姓對內在生活一無所知！他們過的生活是外在的，只有娛樂才能叫他們滿足。這是許多傳福音的人已經發現的事，他們學會了如何娛樂聽眾，吸引他們，然後宣稱是一場奮興！但神真正期待的復興乃是祂的同在能在你裡面成為泉源，使你與祂合而為一的復興。

耶穌可以作成偉大的復興；事實上祂作成了——有那麼多人擁擠在祂身邊，甚至彼此踐踏（路十二：1）。但祂來到敘加時，將他們都撇在一邊，去坐在井旁（約四章）；因為千萬人中，在那裡有一個靈魂是不因娛樂而滿足的，她要生命的水！她要生命。當神看見哪裡有渴望生命的心靈，祂就要將祂的生命彰顯出來。這是大

## 內在的生活

吳老牧師

(Hans R. Waldvogel)

奧秘，但我感謝神，因祂已使我醒悟這件事。自從我明白不再專注於尋求外面的祝福，乃是在我裡面找到一切以來，我的生命經驗了何等奇妙的改變。

神整個國度是在我裡面。父在那兒；神的兒子也帶著祂一切的尊榮與美麗在那兒；聖靈也在那兒，如同泉源一般時常迸湧出生命之流來，祂的手供應一切需要。我們行走在曠野沙漠地帶時，是何等乾渴；努力想挖井和不能貯水的池子。現在我們已經發現那活水的源頭，從神的寶座流出來，明亮如水晶。你不須行千哩路，你不須往遠處去，在裡面你會找到一切。神的國是在我們裡面。

我們的心是個大戰場，神用祂的血買贖回來作祂的殿，但魔鬼、地獄和全世界都喧嚷著想佔有它。神盼望住在這殿裡——「那至高至上、永遠長存、名為聖者的如此說：我住在至高至聖的所在，也與心靈痛悔謙卑和因我話而戰兢的人同居。」（賽五十七：15；參六十六：2）

「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二：9）這節聖經常被用來指天堂的光景。但它並不是提到天堂，乃是論此時、此地的事，神已經藉著參透神深奧知識的聖靈向我們顯現了。天然人的眼睛無法看見，天然人的耳朵無法聽見，天然人的心也無法明白；只有當神的靈成為你的產業，你與智慧和知識之泉——就是基督耶穌——聯合時，你方能看見、聽見，且明白過來。

有人說：「吳弟兄不贊同聖經學院。」我贊同，只是我所贊同的乃是一個比我所

見過更好的聖經學院，它的教師是那位參透了神深奧之事的聖靈。祂並不理會那些聰明通達人，他們想望的是那頂方帽子，使他們能帶著神學博士或哲學博士頭銜高視闊步。但祂對那些嬰孩、那些虛心的人、那些真正在神的同在裡謙卑下來的人說話。

這地上沒有任何學校的課程和書本有神的智慧；他們不會要它。當耶穌來到地上，展現出差辱、降卑、釘十字架、卑微、自我犧牲、被棄絕時，沒有人要這個。除了那些衷心渴慕真理和參透神深奧事之聖靈的人之外，沒有人要。

當保羅說：「我去到你們那裡，並沒有用智慧委婉的言語對你們宣傳神的見證。」（參林前二：1、4）他乃是將自己與當時那些遊行各處，並「發行每頁都有他們照片的刊物」之使徒和先知們相比較。

他接著說：「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我在你們那裡又軟弱、又懼怕、又甚戰兢。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們也講智慧，但不是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這世上有權有位將要敗亡之人的智慧；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秘的智慧，就是神在萬世以前，預定使我們得榮耀的。這智慧世上有權有位的人沒有一個知道的；他們若知道，就不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林前二：2、8；參二：13）

這些話何等奇妙！雖然它們常被棄置一旁，被人踐踏、被人忽略，但他們帶給我們的實在是神聖的財富，就是神在萬世以前，預定使我們得榮耀的。

請原諒我再提到蓋恩夫人的例子。在我，也在許多別人的看法裡，她為改革教會所成就的勝利，遠超過馬丁路德和慈運理（瑞士改教家，A. D. 1484~1531），或任何歷史上有名人物，以及那些在石碑、雕像及金鼎、銀牌上留名的人。這位弱不禁風的女子除尋求基督耶穌外，一無所求。

去讀她的傳記，她在極大痛苦之中，有位已有五年遠離人群，單獨與神同在的人去到她那兒，她問他該作什麼來尋找神。她要神，但卻找不到祂。她曾苦待己身，她曾禁食，她曾作一切她知道的事，但仍然找不到神。

他的話很短，只安靜坐著默思一會，然後開口說：「夫人，你的錯誤出在你到外頭尋找那已在妳裡面的東西。妳要學習在妳心裡尋找神。」

這些話帶來果效，使她將一切注意力轉移到住在她裡面，等著向她顯明祂一切榮耀的神身上。她照著所聽見的去行，注視她靈魂所愛的，就是在她心裡大大彰顯祂自己的那一位。她進到「裡面」，任何向外去的試探，她都拒絕。

為何人沒有「不住的禱告」？但她說那是地上最容易的事。

當你愛某物時，思念它於你並不為難；而當你愛耶穌時，祂就在你裡面，以那愛供應你，祂就是你的生命。祂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不須去助長真理，祂就是真理；你不須去創造生命，祂就是你的生命。何等簡單呀！你只要放手讓神作就好。

蓋恩夫人學了她的功課，她的自傳是完美的文學佳構，世上最奇妙的書之一。

她所寫的「簡易祈禱法」（由台灣福音書房出版）告訴人如何行，她說：「你越單純越好；直接進到祂的膀臂中，祂正等著接納你。只要信，就必得著。即使你是世上最惡的罪人，祂的血也要將你洗得潔白如雪。」

她又說：「倘若你不知如何祈禱，只要這麼做——坐下或跪下，說：『我們在天的父。』慢慢地說，思想你所說的話：『我們在天的父。』閉上眼睛，思想它。不要立刻想到下一句，要在此停留一會兒。不久，你會感覺到你心裡有奇妙的恩膏。……那就是耶穌的生命。」——那確實是——「恩膏還在時，就只要安安靜靜地坐在那兒。當恩膏的祝福消失時，再繼續下一句——『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祂就是這麼簡單地教導人祈禱。這不正是神教導我們的方式嗎？對我來說，人學會這個秘訣，乃是一件奇妙的事。

## 直等我進了聖所

吳愛恩牧師

(Edwin H. Waldvogel)

在詩篇七十三篇裏，我們讀到有關詩人進了聖所的事——「等我進了神的聖所。」當他進入了聖所，所有的事都改變了。之前他曾被試探，也許我們像他一樣也經歷過相同的試探。他從天然人的觀點來看事情。他用天然的方式來思考，一種今天人們常用的思考方式，也是一種世界思考的方式，他用世界的角度來看事情。我們都被那種情況所試探並且需要藉著心靈的更新來轉變我們的看法；神為我們預備了那

樣的轉變，是我們所有態度的轉變，使我們成為一個有屬靈心思的人。

多年前人們比現在更多談論到有關人需要成為有屬靈心思的這件事，但是神希望我們都能擁有屬靈的心思。我們需要對上面提到的這件事有開啟，需要將神的思想放入我們的心裏，並且我們的全生命將會改變。「因為人心如何思量，他為人就是怎樣。」讓我們有基督的思想是一件重要的事。我們可以在聖經裡找到這些思想，並且聖靈使這些話對我們成為真實，因為聖靈希望我們擁有基督的心思，耶穌的態度，並且那樣的心思能在我們裏面。對於作為神的兒女，我們需要被改變這件事是重要的，這樣改變是在聖所裏發生的。

神的工作是一件已經成就了的工作，但我們需要被祂所開啟；祂將會摸我們，但當我們持定神的真理時，我們就被轉變了。

詩人說到了他的試探，而我們也都同樣被試探過。魔鬼在這樣的事上是常用相同方法的，並且通常也是蠻成功的。牠讓這位詩人思想並且看見別人是如何的興旺，雖然他們並不小心地地生活，但是仍然心想事成。他們活得像個罪人，輕輕忽忽地，但是他們擁有所想要的錢財。他們富有，並且在其中的一段詩節說：「他們體胖。」這樣的想法簡單的說就是他們擁有一切想要的。每一件事都按著他們所想的成就，並且他們誇口。神似乎降下祝福在他們身上，他們也沒有我們所有的困擾，他們似乎沒有試煉。每一件事都順著他們的心。

然後詩人說：「我實在徒然潔淨了我的心，過得這樣嚴謹實在毫無所得。」你是

否也有那樣的念頭？「實在不值得。我已經試著要成為聖潔，我已試著要討神的喜悅，我都試著做這些事了，但那看起來似乎都沒有回報。其他的人比我得到更多的祝福，但他們並沒有像我這樣生活啊，他們也沒有像我那樣試著去做。」那是仇敵的把戲，讓我們將眼目定睛在物質的事上。而這樣的觀點已迷漫在今天的基督教中。人們企望得著物質的祝福，保羅說：「不要將那樣的事視為敬虔。」但是我們卻這樣做。當所有的事都照我們所願的成就時，我們就認為那是主祝福及偉大興盛的景象。但那可能剛好相反。

接著詩人提到——我害怕有許多人也會贊同他的看法——他說：「如果我這樣說的話，我就要冒犯神的子民了，所以我把它放在心裡好了。」你知道那兒有多少失望、滿肚子怨氣的的聖徒嗎？他們一起頭全心地事奉神，但接著他們不知怎麼的就偏離或停頓了。他們不肯說，因為，你知道，那種事在一個五旬節的教會裏是不適合說的。那些可以說的話是：「唯主耶穌沁我心靈，寶貴遠勝我生命。」但是有時我們的行為否定了我們所高唱的。你注意到了嗎？有些人說：「唯主耶穌沁我心靈。」但是你在禱告會裏看不見他們。「我一定得到海灘去。」

我們沒辦法愚弄我們的主，可以嗎？我們也許在不同的點上被試探，就像我們會感到沮喪並覺得神在某些方面使我們無法得意順心，我們已經尋求主了，也真的試著尋找祂，但那對神來說好像一點也沒有分別。因此我們在心中就有了一點受傷不平。也許我們就下沉了。

「我思索怎能明白這事，」詩人繼續說道：「眼看實係為難，等我進了神的聖所。」那正是我們今天有的問題——沒有住在神的同在中，沒有住在祂的光中，沒有與祂同住也沒有與祂有相交。

一段時間以前我收到一對住在遠方正想要離婚的夫婦的來信，我跟他們很熟，就給他們分別寫了信。我說：「你們兩個人有的問題就是你們已經失去了與耶穌的接觸。你們一同開始，但是沒有全心地一直尋求耶穌基督也沒有保持與祂的接觸，並且保持神在你們身上的甜蜜觸摸。」他們分別都給我回信，而且他們都說：「那是真的，那正是我們所輕忽的，——兩人一同與主有交通，在祂的腳前坐下，活在祂的同在中，活至聖所內。」

在舊約的時代，他們有聖殿、至聖所，那是神顯現祂自己同在的地方。並且當我們說到新約時代的至聖所時，我們很簡單的就是說到住在基督裡，並且在聖靈裏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有那樣親密的交通，那神聖的地方是神已經為我們每一位所提

供的。

在這裡詩人進入了聖所，然後他在不同的光中看每一件事，每一件事都改變了。首先的是他用永恆的眼光來看事情。我們在地上的年日是短暫的，我們很快就過去了，並且你越老，日子就過的越快。但神並非為著這段年日而創造我們，而是為了永恆。祂有永恆的生命，而我們現在就可以嘗到那生命。我們現在就可以有這生命，並且知道基督就是永恆的生命。祂所呼召我們進入的交通是如此美好，並且要超越

這段在世的年日而直到永久的。有時候我們忘了這點，我們將眼目定睛在過去的事

情上，我們擁有的是挫折與問題。

噢，要進入至聖所！祂想要照亮你的心和我的心，要向我們顯明那真正重要的事。我們發現在詩篇裡那麼美麗的描寫著：「我思想他們的結局，你實在把他們安在滑地。」那些不跟隨神的人有的是甚麼樣的結局！為甚麼要忌妒他們？在永恆的光中，我們應該為那些不認識基督的人感到可憐，為他們遺憾。無論他們多麼富有，無論他們擁有多少這世上的財物，我們卻擁有永生。我們與神有交通，可以說：「我的靈魂是安然的，哈利路亞！」我們可以知道平安及喜樂，並且可以預嘗永生的滋味。為何要怨歎？我們應該要更多的讚美、更多的感謝。

接著詩人改變了，並作了信心的自白。首先他悔改。他說：「我這樣愚昧無知，在你面前如畜類一般。」然後他將功勞給在了他身旁的那位：「然而，我常與你同在。」你有那樣享受神嗎？讓我們享受主，讓我們享受與祂的交通。神希望你和我的生命滿了主喜樂的光芒。詩人繼續說：「我常與你同在，你攬著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訓言引導我，以後必接我到榮耀裡。」然後他自白說：「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我比較喜歡德文聖經裡所寫的，在那裏說到：「我只要有了你，我不在乎天或地。」那正是神要我們對祂有的態度。

當神將祂的兒子給了我們時，祂將祂所有最好的給了我們，並且祂希望我們真的持守這禮物並說：「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

愛慕的。」耶穌希望降臨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以至於祂能抓住我們的心那麼渴慕祂自己並且喜悅祂的自己。我們唱道：「唯主耶穌沁我心靈，寶貴遠勝我生命。」那正是基督在我們每一個老或少的人裡面所要得到的。祂希望握住我們並使我們如此的認識祂，以至於我們會說：「噢，我不在乎黃金街或皇宮，只要有我，耶穌。你是我一切想要的，一切我在天上、在地上所想有的，一切我在這一生、在永世裏所想有的。」

我們活在一個仇敵想要嘗試使這個異象昏暗的時代，祂試著使我們對神給我們的一些祝福有興趣。一旦我們不是跟隨基督自己，並且真的尋求要認識祂並找到祂，那麼仇敵會很高興如果牠能用其它無論是甚麼好東西來使你轉向。有時候這些好東西會從我們奪走那上好的。耶穌基督希望對你而言成為所有並在你一切所有之中。祂希望以這樣的方式向我們顯現祂的自己，因此我們會說：「主，除你以外我別無所要。」

我們談過這些事，但我們的生活必須證實它，那正是試驗要來的地方。我已經盡我所有的要更好的認識耶穌了嗎？

這詩人帶著混亂的心思進入至聖所，但當他出來時，所有的事都已弄清楚了，他也已充滿了神的榮光。那是我的禱告，就是每一位參加這次退修會的人，當他離開時在靈裡都是被調整過的，是跟隨耶穌基督並且全部的為祂。你永遠不會後悔，並且基督正在這裡要為我們成就此事。

當我還是一個十四歲的孩子時，我拜訪了羅炳森師母這位榮耀的光輝傳記裏的

主角。她為我接手並禱告：「耶穌，釐清這個孩子的靈魂。」當時這禱告對我而言有些奇怪，「釐清他的靈魂。」但我真高興她為我做了這樣的禱告，這禱告一直在我心中。

你的靈魂怎麼會被扭曲的？很不幸地，我們的靈魂裏面常常是彎曲的。有時我們成長的過程——試煉、經過的境遇、我們所存有的想法——這些使我們的態度扭曲了，我們也不再在跟隨基督這件事上是正直的。常常有其他一些事使我們往旁邊偏了一點。但我希望有一個靈魂是真的單要耶穌的，你不想嗎？——一個單單為神的心。我真高興神能做那樣的事。我們之中的人有些也許一再地在某些地方被擊敗，我們在靈魂的某些點上有糾纏，使得我們一再、一再地經歷相同的事，我們下定了決心，我們決定要成為信實的，我們要一路跟隨耶穌，但在那裡有一個糾纏，有一個點阻擾我們。但聖經告訴我們，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我很高興祂不如此做，因為祂已經一次又一次的在我身上做工。祂在這裏要幫助我們，使我們成為得勝者，使我們能做祂所願的，使我們在這些點上被改變，祂希望我們有這明證。

這首詩當我們繼續念時越來越好：「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這是外面的人衰敗了。我們被試探，我們是軟弱的，我們進入了爭戰卻心思昏暗。「但神是我心裏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

你認識這樣的主嗎？「神是我心裏的力量。」祂是我心裏的磐石，「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

當我是一個年輕孩子時，我是一個大照相機迷，我沒有任何錢，但我可以走到曼哈頓，在那裏有一家接一家的照相機店，我就一家一家的看。我會走進去拿一些目錄。我常常走出來時口袋裏裝著滿滿的是不同相機廣告的傳單。我回家，幻想著相機——瑞士相機，好的相機。如果能夠的話，我每週都會去，站在那裏看著最新的樣式並且垂涎著這些新東西。一天，當我站在那兒注視著櫥窗時，主向我說話：「我是你的福分。」我是那麼覺得有罪，我說：「主，在這裏我花了數不清的小時在看這些相機，而你希望成為我的福分，你，你自己；你，你自己。」我轉身就回家，我說：「神，我沒有花時間注視你，尋求你，這些相機使我著迷了。」

那是神的工作在我的心裏使我清醒過來並看見祂有多麼愛我，祂有多麼盼望能成為我的福分。有比那更好的事嗎？沒有。但我們在抓住這件事上是多麼的緩慢。你看，我們並不够屬靈，我們看見那天然的，並且那花了我們很長的時間才醒過來明白祂是我們永遠的福分。並且，噢，祂希望我們能抓住祂。在你的心中是否還有地方是需要主為你弄正並使你能更懇勤地尋求耶穌，能真正在祂所有的豐滿裏找到祂的嗎？

使徒保羅這樣說：「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耶穌，當你拯救我時，你心中所想的是甚麼？那麼當祂拯救你時，祂心中所想的是甚麼呢？祂的計劃是甚麼？我很想要明白，你不想嗎？那是遠超過我們所能理解的。

「遠離你的，必要死亡；凡離棄你行邪淫的，你都滅絕了。但我親近神是與我有益。」或者像另一種翻譯所說的：「我的好處是與你親近。」「因我已將我的信靠建立在神身上，我可以宣告你一切的作為。」

我禱告求主將我們帶入至聖所可以看見耶穌，使我們的靈魂可以被整頓。在我們的頭腦裏可以有很好的想法，我們可以傳講它，但我們必需用我們的行為來證明它。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我們今天在這裏的每一個人可以在心裏自省：「我這個人怎樣，主啊？你可以在我的心中釐清我，使我只渴慕你自己？你可以在我的魂間照亮我嗎，主？」當然祂可以，哈利路亞！

## 受苦的目的

特司諦更  
(Gerhard Tersteege)

能在愛中接受那些臨到我們的小小苦難是一件多麼好的事啊！如果我們有著祂聖徒的心懷，那我們將如何高興地接受我們的苦難！如果我們還未能有如此反應，我們應該接受那伴隨著苦難而來的恩典在我們內心所作的潔淨工作。那外在的苦難就好像是煙霧——裡面則是潔淨人的火。神將我們融化，然後我們遭受苦難並接受，之後便看見祂慈愛的手在我們身上所作的工。

這是主對著我們的心意——將我們倒空並與外界、肉體、合理與自私的事物等分隔，如此我們能全所有轉向並獻給祂，並且我們能保持著小孩子般的態度，這樣的態度正是祂所想要給我們的，而且祂以祂自己作為我們的滿足。從祂口中所出的一

句話就將滿足並祝福我們；若是祂能將我們的注意力從那環繞我們的喧擾中暗暗地挪移開，那祂是要多麼快樂地向我們說那完全的平安啊！

祂尋求藉著這樣的親訪或其他恩典的內在在工作來靠近我們，並帶領我們進入那內在分別後的密室，在那裡向我們的心說那愛的言語，就像是在先知書中祂所應許的。就像主所做的外在煉淨一樣，祂也藉著祂愛的溫柔吸引，使我們更靠近祂自己——最終使我們成為神的內在兒女，這正是祂所全然喜悅的。

## 從錫安直到地極（十一）

歌登·賈德納

(Gordon P. Gardiner)

### 第十三章 葉門一家 (The Yeomaneses)

「如此安息，如此清爽！」這是醫學博士莉莉安·葉門(Lilian B. Yeomans)見證文的題目，她寫到她如何被引進五旬節運動，以及如何領受了聖靈的浸。

在那篇見證中，葉門博士用這樣的話作起頭：「那是當我安居在加拿大亞伯他省的嘉格利(Calgary, Alberta, Canada)，高大宏偉的加拿大洛磯山脈的山腳下時，所發生的。」她繼續記述道：「一九〇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像往常一樣的開始，早餐之後我就到政府的辦公室去上班，我不再從事醫療工作後就開始在那兒上班。我也常常帶領聚會，因為當我從末期嗎啡癮得著奇妙醫治後，我就沒有辦法不去告訴人我所

找到的這位偉大的釋放者。那天就是這樣很平凡地開始，但那天將結束時，卻發現我坐在屬天之境，我的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主耶穌基督的啟示那樣進入我的全人全身，是我從未夢想能夠在肉身帳棚裡就享受得到的！

「那就是聖靈的浸對我的意義：真實基督的顯現。」祂（聖靈）要榮耀我，因為祂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約十六章十四節）

「自從那神聖的時刻之後，我的靈晝夜呼喊著：

何等珍奇！何等奧秘！耶穌真神愛子！

我何等敬你！我何等愛你！耶穌真神愛子！（頌讚詩選二十六首）

「當我那天晚間五點從辦公室出來時，遇見一位老朋友，是在基督裡親愛的姐妹，洛克哈特太太(Mrs. Lockhart)，她祖籍加拿大的溫尼貝(Winnipeg)，現住在美國。她用這樣的話跟我打招呼：『我特意來見你，我已經照著使徒行傳二章四節所記，領受了聖靈的浸，你也必須領受祂。』

「除了報紙上我讀過的一些片斷之外，我對春雨沛降一無所知；但我從神的話知道，根據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節，以及其他經文，如果在洛杉磯他們不是真的講了方言，他們也應當要講方言。所以我很快跟著洛克哈特姐妹前往一個禱告的地方，在我們到達聚會之前，我們有幾分鐘在一起禱告。

「那是我第一次聽見人說方言，那只是洛克哈特姐妹禱告時說出的一個句子，但我惟一的意念是：『那是神！』



「到達聚會中後，我們發現那是一個特別安靜的聚會，差不多有點沉悶；但我裡面一點都不沉悶，我的靈像著了火一般。他們遞給我一本詩歌，我嘗試要唱，但就在那時天似乎劈開了我的頭，而他們所唱的詩歌聽起來就像『掃羅』劇中的『死亡行進曲』(Dead March)一樣的毫無生氣；我在非意識底下開始唱起自己的歌來。後來他們告訴我，我發出那麼吵鬧的聲音，以致他們只好祝禱而結束聚會！我不知道他們祝禱些什麼，因為我幾乎已經到了天上，更甚於在地上。」

「回到家，我們兩個姐妹跪在我的床邊，不一會兒我開始用我所不曾聽過最尊貴莊嚴的語言，向神傾倒我的靈作代禱的工作。」

「我誠然找著了『如此安息』，在我多年來一切的禱告之後，現在我是真實在禱告了！更正確來說，是另一位藉著我來禱告，那是必然得勝的禱告。那是我一生直到那時所經歷的最偉大的事。」

「我也得著繙出來的話，並且將它大聲說出來；我所禱告的是我的母親也能領受這項天父的應許。在地理上，她離我好幾百哩，在屬靈上可能離得更遠！她是個高貴的婦人，有才幹，良心敏銳，但卻極其保守。」

「但主藉著我所做禱告必定要蒙垂聽，三週之後，我的母親在嘉格利跪在我旁邊，領受了靈浸正如我所領受的一般。」

「如此安息，如此清爽！」哦，何等清爽！「信我的人……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耶穌這話是指著信祂之人要受聖靈說的。」「這河水所到之處，百物

都必生活。」

這位火熱地述說她超自然又奇特之經歷的葉門博士，是怎樣一個人呢？

她有一次這樣說：「感謝神，我父親那邊來自清教徒祖先悠久的淵源；他們是那種毫不猶豫地相信聖經中每一個字的人。我在家庭古老的聖經上頭，看見我祖先的名字，其中一位的名字是『哦，作個喜樂的葉門』，我常常羨慕他（或是她，我不知道是男是女）擁有這樣的名字。我的祖父葉門，是一位傳道人，更多活在屬天情境中，過於在地上。」

「我地上的父親奧古士督·亞撒·葉門，是個外科醫生。當內戰爆發時，他正在加拿大行醫；他響應徵召去負責好幾所不同的醫院，內戰結束後他仍繼續這項工作。」當他在1880年去世時，《紐約時報》說他是「美國陸軍的助理外科醫師，官階是上尉。」

莉莉安·芭芭拉·葉門(Lilian Barbara Yeomans)一八六一年元月二十三日內戰前夕生於安大略省，是三個女兒中的老大。

莉莉安晚年回憶道：「我的族親都是一所上流階層教會的會友（安立甘或美國聖公會），教堂有彩色玻璃窗戶，高聳漂亮的尖塔，詩班成員都是藝術家。……當我還是個小東西時，聖靈就使我悔悟自己是罪人。」

「當我漸長，參加主日學，我被教導我『對鄰舍的責任』，也就是愛他如己；如同我盼望人們怎樣對待我一般地對待所有人；愛、尊敬、並幫助我的父母；尊敬並

順從公權力；將我自己委身於我的長上、老師、牧師及屬靈長輩；要求我自己謙卑地尊敬一切長輩；不以言語或行為傷害任何人；心中不存惡意或仇恨；禁止手不偷竊，禁止舌不說惡言、謊言、或毀謗的話；不貪心或貪戀別人的東西，而是學習親手勞力來得著自己生活所需；盡我的職責來過這種會討那召我的神喜歡的生活。

「可能你會覺得這麼好的勸勉會對我有幫助，事實上卻適得其反。」

「有一天正當我母親幫我穿上一件白色衣裳好去上主日學，那是一件有摺邊、有絨毛花飾的衣服，我必須將手向兩邊平伸，免得把它們弄亂了；就在那時，一種我外面穿著潔白的衣裳，裡頭卻是一顆黑心的思想那樣臨到我，我突然大哭，喊著說：『我失喪了！我失喪了！』我母親那時尚未得救，開頭她很驚嚇，但後來她發現我哭泣的原因是心裡的，而非身體上的，她說：『我巴不得你不是在穿上你最好的衣服時發現這件事！』」

「我一路飄流下去，嘗試在這些情況中儘量過得好；我很快地上了中學、學院、大學，當我從醫學院畢業時，事實上我已成了不可知論者。我的心變得那麼剛硬，以至於跟我一道在學校裡的宣教士，非常惹我討厭。『你們是世上的鹽。』他們像小孩一般的單純，使我顯得很精明，因為我是個罪人，而我也自知如此。」

一八八二年莉莉安畢業於密西根大學醫學系，在這之前兩年她父親去世了；他已病了一段時期，為了紓解病痛他施打麻醉劑，後來很顯然他上了癮，而且死於一次過多的劑量。這件事直接影響了他女兒後來的經歷。他死後，留下來的寡婦亞美

莉雅·葉門 (Amelia Le Sueur Yeomans) 決定承繼他的職業，在密西根大學註冊，於一八八三年畢業，拿到醫學博士學位，比她女兒晚一年。然後兩母女搬到加拿大曼尼托巴的溫尼貝 (Winnipeg, Manitoba) 執業，專治婦女病和小兒科，有很成功的行醫生涯。

在那些年間，聖靈常對莉莉安·葉門博士耳語，一再要她關心她需要得救的問題。她敘述說：「神很有恩慈地差派許多祂忠心的僕人，來指出我糟糕的光景，並警告我若繼續留在那樣的光景中，結局乃是滅亡。」

「我很受感動也很有興趣，我看出這些好人擁有一些我所欠缺的，卻是非常需要的東西。然而我也注意到他們中間有些人，並不常常看起來對他們自己的得救有把握的樣子；我常這麼想：『那種情形絕不能滿足我，我必須有一些東西是不倚靠我的感覺的，因為我知道感覺常會隨環境而改變。』」

「有一天我讀到英國傳道人邁爾牧師 (F.B. Meyer) 的著作，他在其中提到他得救的見證，說：『我得救了！即使全世界都起來反對我，我仍然可以說：站到另一邊去罷！因為我是站在這一邊，我是得救的！沒有什麼能使我懷疑神的話。』」

「我對自己說：『那就是我所要的那一種救恩。』我開始尋求這樣的救恩，然後我發現它就記在聖經中。我在聖經裡看見，因著加略山，我得救了；我得救並不是因為我覺得很好，乃是因為主耶穌基督用祂的身體在十字架上擔當了我的罪。」

啊，可惜葉門博士越來越忙，像她後來所作的見證：「在我的事業中，像彼得

一樣開始『遠遠地』跟隨主，我也為此付出代價。」她染上了嗎啡癮！故事最好用她自己的話來說：

「我捲入極其繁重的工作中，從事醫療與外科手術，有時工作超過負荷、壓力過大而焦慮時，我會使用嗎啡，單獨使用或與別的藥劑混用，好使我的神經穩定下來，能睡得著覺。」

「像我這樣非常認識這種藥物會使人上癮的可怕力量，而且叫它的犧牲品成為其奴僕的人，仍然放任自己進入其中，我實在無法為自己找出任何藉口。啊！我想我是在跟藥物玩耍，直到有一天早晨我醒起時，發現自己已經陷入藥物上癮的絕望困境中，沒有任何人事物能幫助我脫離其捆綁了。」

「我平常嗎啡的劑量是每天十單位到十四單位，我也每天用一百二十單位的鎮靜劑，分成兩次，在上床睡覺的時間，間隔一小時，每次六十單位。」

「我嘗試過醫學所能建議的一切方法，我曾因醫院看我是他們無法幫助的病人而要我出院，我試過黃金療法，後來我花盡了我一切所有的，也把我可憐的母親及一些親戚都弄窮了，因為我無止息地努力尋找能得釋放的方法。這時我才轉向被我忽略了聖經，以及中斷了的禱告生活；很快地醫治的亮光開始從加略十架照在我身上。」

不久，她聽說了芝加哥的亞歷山大·陶威，以及他藉著信靠主耶穌基督幫助人得醫治的事工，她深覺必須去那兒作最後的嘗試，否則她再無得醫治的指望了。在

她的姐妹愛咪的陪同下，她在一八九八年一月走進了陶威博士神聖醫治之家。

葉門博士敘述道：「那時這家位於芝加哥的密西根大街，那是一座很現代化最豪華的旅館；但我去過的旅館中沒有一處像這座一樣，它有一群幫助人的人員，都對神的話充滿了信心，他們面容發光。如果你膽敢對耶穌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遠是一樣的這件事表示懷疑的話，他們中間每一位，從管暖爐的人到管電梯的男孩，都隨時預備好要給你講一小篇信息！」

「陶威博士對神話語的委身非常美妙，他會讀聖經給病人聽，有時一讀就是數個小時，中間甚至沒有停下來吃頓飯；而那些病人會在他這麼做時，仰頭看著他，好像花兒在領受恩雨的澆灌一般。我看過他將餐點擺在一邊，女侍會站在一旁等著要擺好桌子，因為他說我們需要更多神的話語。他就是很簡單地直接將你帶到這樣的神話語面前：『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並且期待你按著字面去相信之，而不用寓意來解。」

「陶威博士對神的話有一種無可比擬的、神所賜的信心，他相信無論此刻或是過去或是永恆的未來，神的話都是『永遠立定的』，絕對至高，無法征服。『他信心的果效也隨著他。』如果在他的生活中或教導裡，你發現有什麼是與神的話不相符合的，你並沒有被呼召來跟隨它；但我勸你效法他對神話語的信心。」

進到陶威家中三個禮拜之後，她作了下面公開的見證，被刊載在《醫治葉》

「大概在四年前，我成為嗎啡的奴隸，大概再過十八個月之後，我也成了鎮靜劑的奴隸。……當我三週前到這兒來時，我每二十四小時服用五單位的嗎啡碳酸鹽，每二十四小時服用一百二十單位甚至更多的鎮靜劑。這些帶來很大的催眠力量，使人昏昏欲睡；一個人在這麼強烈的劑量影響下一睡下去，他絕對不曉得他還會不會在這星球上醒過來。（她想到她自己的父親是如何死的！）……」

「但如今我完全從渴求嗎啡的癮中得著釋放，我重了整整二十五磅，胃口非常好；已經有十天之久我都睡得很好，我覺得自己已完全從嗎啡與鎮靜劑的癮中得著釋放，為此我要將讚美歸給神。」

她確實「完全得著釋放」，終其一生皆如此！

葉門博士寫道：「在我從嗎啡癮得著醫治之後，有一些基督徒朋友懇切地勸我，絕不要跟人提起我曾藥物上癮的事實；但主要我去宣揚祂為我做了何等大的事，即使當我這麼說時會覺得降卑。祂也指示我應該在何時何地，而且如何作見證。我得釋放之後不久，我去到芝加哥一所衛理公會的教會，一得著作見證的機會，我立刻站起來述說神在我身上成就了何等奇妙的釋放。」

就在葉門博士如前所述，作過得醫治的見證之後，陶威博士公開問她：「你還會再使用藥物嗎？」

她立刻斷然地回答：「不，我不會。」

對她而言，這也表示她不會再回到醫療事工中，她覺得她已經找到一種醫治病

人更好的方法：「神設計好要掌管祂百姓的身體，藉著加略十架的代贖來醫治他們；如果他們信靠祂順服祂，祂也會使疾病不臨到他們。」她同時又說：「我們並不是小看了歷代從事醫學研究的人，所達致的奇妙成就，以及他們捨己無私的奉獻。」

她做了這項決定之後，就覺得她應該離開溫尼貝，後來她成為安大略省北部愛斯基摩印第安人的宣教士，她宣教的地區主要集中在赫德遜灣的邱吉爾（Churchill on Hudson Bay），那是個靠近北極圈的地方。

她在此勞苦工作好幾年，在這段期間她領養了一個被她克理族（Clee）印第安母親及蘇格蘭父親所遺棄的小女孩。小傢伙名叫坦妮絲（Tanis），是克理語「女兒」的意思。當坦妮絲漸漸長大時，葉門博士知道她必須找一個工作來維持生活，並使她受合宜的教育。葉門博士的表親是嘉格利（Calgary）的郵局局長，在他的辦公室裡她找到一個速記員的工作，後來又成為一位稽查員。

這是很理想的安排，因為葉門博士的母親數年前從醫療工作退休後，也搬到嘉格利來了。最後她妹妹愛咪（Amy）也加入她們三位中間，跟她一道擔負撫養坦妮絲的責任。有十七年之久，她們以嘉格利為家。

葉門博士就是住在嘉格利這段期間，聖靈在那兒澆灌下來，她在一九〇七年領受了聖靈的浸。幾個月之後她親愛的妹妹愛咪也領受了靈浸，她按天然並無作詩的才幹，也從未寫過一行詩，但她領受靈浸時卻被賦予預言詩之恩賜，作出信心與愛心的靈歌，造就了許多人。以後她成為姐姐莉莉安的寶貴支持，並在主的事工上同

工。她們在那些年的服事，主要在嘉格利和其四圍，以及亞伯他省其他地區。後來這個小家庭從亞伯他省搬到溫哥華，她們在那裡住了約一年後，又搬到加州去。

葉門博士敘述道：「正要離開加拿大前往加州時，我妹妹和我接到一項急切的邀請，到亞伯他省一個很鄉下的地方帶領聚會；我們需要開車走很長的路到那兒，因為那地方離火車道很遠。因為道路很差，我們需要一路為車子禱告，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們車子的狀況並不好；但我們至終抵達那兒，很快在校舍和一些人家的房子內舉行聚會。服事很繁重，探訪病人，陪那些尋求靈浸的人等候主，以及其他手邊當做的事工。我們很喜樂地看見神在其中運行，作工賜福。」

「最後，我們覺得是返家繼續預備南下行程的時候了，所以我們依依不捨地跟大家再會，並請他們預備好我們那部出了名的車子，好使我們第二天一早就能起行。在那最後一晚很遲的時候，一個人打電話來說要見我們，並帶了他的妻子和全家來；他是個尚未信主的人，我注意到他的兒女中一個小男孩，一隻眼是斜視的。我告訴他的父母說，神的旨意不會要這小男孩這樣破相並受折磨，如果他們願意，我們可以為他禱告。他們很肯定地表示願意，我們就奉耶穌的名按手在這孩子身上，然後他們回家去。」

「我們禱告後，我不記得曾注意到他的眼睛有任何改變，但當我們忙著跟那裡的人說再會時，我們也有可能疏忽而沒有注意到。但不管怎樣，次日當我們在一大早吃完早餐後，那人跑回來報告說小男孩的情況很明顯地進步了，以至於他們都很驚異，並承認是神的手醫治了他。他請我們多留一陣子，並答應帶他的家人來參加聚會；這是很特別的事，因為他住得離聚會的地方相當遠。」

「他又說，他和他一家已預備好要無條件地，將生命向那位醫治了小孩的救主降服，我們覺得這是從神來的印證，祂在那兒仍然有一些工作要我們去做；所以我們報告說聚會要繼續下去，並邀請凡是真實想追求靈浸的人來參加，那天晚上無心追求的人都沒有來參加在那人家中，穀倉樓上的等候聚會。（他有個很棒的穀倉，是那一帶地方最好的穀倉。）我實在忘不了那晚的聚會，就某些方面來說，那是我所參加過最奇妙的聚會。」

「當我前往聚會地方時，我看見一個人，他臉上看起來非常不快樂，偷偷摸摸地站在遠處，卻一直帶著渴望的神情望著那巨大灰色的穀倉。我叫喚他，並問他是否願意來參加聚會。」

「他回答說：『是的，我想參加；但我是太壞的一個人，遠近都知道我是個壞蛋。我太太參加聚會，她是個敬虔的婦人，而我帶給她的是非常可怕的生活，我是個壞蛋。』」

「我說：『噢，聚會正是為你這種人預備的；因為你愈壞，就愈需要耶穌。而今晚我們要在那兒追求祂成為我們的救主、醫治者、以及用聖靈來施洗的那一位，並我們一切的一切。你來吧！』」

「那個『壞蛋』就這樣跟我一起到聚會中去。眾人看見他進來可能有些詫異，

但比起待會兒要發生的事就算不得什麼了！

「聖靈的浸對這些人而言，幾乎是完全陌生的；他們來自不同的教會及團體，我儘可能用最簡單的話解釋了全備救恩的道理，包括了使徒行傳二章四節所提到的靈浸；我要他們仰望神的羔羊，為祂替他們所買贖的一切來讚美祂。他們開始這麼做，每一個人都期待那『壞蛋』的妻子第一個領受靈浸，我注意到她被認為是那地區最好的人。」

「那是個漂亮的樓房，是個真正的『上屋』，地板鋪滿了新割下來的稻草，整個地方被掛在四圍牆上的燈照亮了。在那兒有一種愛與和諧的靈，因為不想追求靈浸的人，都已經被要求要待在家中。」

「那『壞蛋』跪在人群的外圍，燈光的陰影籠罩著，因為燈光達不到那麼遠的角落。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得著幫助，所以有意過去陪他一起禱告。但我們跪下來不到幾分鐘，神的大能降下來，一位姐妹領受了靈浸，卻不是那『壞蛋』的妻子。因為那位姐妹就跪在我身旁，所以她倒在我身上，使我走不開。」

「當那『壞蛋』的妻子聽見這姐妹用方言讚美時，她顯得很失望，遂開始更渴慕地用她的全力呼求神為她施浸。」

「我正鼓勵她時，忽然像閃電一般，神的大能擊打那個『壞蛋』；他原來挺直地跪在人群的邊緣，但神的大能使他倒在地板上，發出巨大的聲響，彷彿要將整座建築物都拆散了。他在神的能力底下躺在那兒，全身上下劇烈地擺動著，有如閃電一

般的快速，以致人們以為他患了嚴重的痙攣。我很難使他們不害怕，但最後聖靈開始藉他說話，先是用英文，描述他所見加略山的異象；但願神使世上一切罪人都能聽見他所說的話！那些話能使硬如石頭的心熔化。之後他開始帶著可畏的權能及威嚴，說出新方言。

「他的妻子聽他這樣說話時愣在當場，湊過來對我說：『他在我之前得著聖靈的浸，可能我需要從我的良善得拯救，過於他需要從他的惡得拯救！』」

「我說：『也許罷；你只要悔改一切，將自己投向耶穌胸懷！』」

「就在那時，叫我們所有人都驚奇地，那『壞蛋』站起來走向我們，來到他妻子面前，向她傳講我所聽過有關加略山最奇妙的一篇道！

「他呼叫著說：『哦，將眼目轉離你自己，無論好的或是壞的，仰望祂被掛的地方；祂擔負了我們的罪，將罪永遠除去，並使我們與神和好；那是永恆的平安，如同耶和華的寶座一般堅固！』」

「那真是叫人心悸動的一刻，他似乎看見了耶穌，並藉著聖靈的大能使我們也能看見祂。」

「當他繼續指引她到加略山那兒時，聖靈的大能如同一陣旋風似的抓住另一位姐妹，她開始輕盈如羽毛地在整個會堂跳舞，但她從未看過人在聖靈裡跳舞！她又用蓋爾語讚美歌唱，後來又轉變成高地德語（標準德語），那是我曾經讀過幾年，懂得一點的語言。（她有數天之久，無法說別的話，如果你用英文對她說話，她會

用德語回答你，但她一點都不懂德語！)

「那時神的大能也降在其他人身，那些日子真是在地若天，藉著一個小孩眼睛得醫治，救恩與聖靈的浸臨到他們；很難將救恩與醫治分開，不是嗎？就我自己而論，我早已放棄將它們分開的嘗試了。」

「我要敘述另一起醫治事件，就是通常被我們稱為『四個人抬來的人』，因為這個事件的發生起源於路加福音第五章所記的那個故事。」

「他是一個七、八十歲的老人，靠近他的眼睛，在太陽穴附近的臉上有惡性腫瘤（癌）。有時人會批評說我們所宣稱的醫治，不過是我們所想像出來的疾病；但在這例子中他們不能這樣說了，因為他有個臉，而他臉上有癌。他決不是個好看的老人，事實上那樣子叫人不忍卒睹，幾乎看起來很可憎！只要你看見他，就不能不注意到那腫瘤；而且除非你很小，否則你很容易喊著說：『真可怕呀！』」

「這個老人已經真實得救，並且很願意背負這個痛苦，直到他被召回天家，只要神願意的話。但他留心聽我們傳講神的話，他越來越確定耶穌在十字架上已買贖了完全的救恩與釋放，他也越來越堅定地要在他必朽壞的身體上就經歷這樣的釋放。」

「由於他認為自己信心軟弱，他求神賜他一些特別的幫助，神引導他請求四位姐妹來帶他到耶穌腳前，像聖經所記有四個人帶那位癱子來一樣。她們一點也不嫌惡地接受了這項差事，並且忠心誠懇地去做，以致腫瘤就這樣一直消下去，最後永遠消失了！」

「在我看來，那腫瘤消失得那麼快，似乎今天還在，第二天就不見了，但我知道在為他禱告與醫治完全彰顯出來之間有一段間隔的時間，雖然我無法精確地說出時間多長。無論如何，神使他在那段間隔的時間裡打了美好的信心之仗。他臉上的癌消失這件事，在那城鎮裡為耶穌作了美好的見證，因為在他得醫治後沒有人能在他的臉上找到絲毫痕跡！不只一次我聽見他以他的癌症得醫治為例證，傳講動人的道，我也從未看見有人嘗試反駁他所敘述的事。」

「下一個我要提到的是一個生來就有敗血症之人的例子，當醫治的神蹟發生時，這個其後得著醫治的婦人正瀕臨死亡，事實上她已經死了！當我進到屋內，按手在她身上時，我在她身上已看不出任何生命跡象。我花了不少時間才到達她那兒，天下著雨，我們又坐在沒有頂蓬的車內，雨水在我的雨衣上下流成河；但她丈夫堅持我們一刻鐘也不要耽延地進到屋內，他在門口會見我們時，臉色白得像粉筆，告訴我們她的妻子剛剛去世了。」

「當我感覺到死亡在那兒，黑暗的權勢籠罩在那婦人身上，她已完全沒有意識，神的靈如同洪水一般在我裡頭湧上來，起來抵擋仇敵。那不是我自己做的，因為我非常害怕，但一些話從我嘴裡出來：『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起來吧！』就在那時她睜開眼睛，對她丈夫說（她丈夫正伏在她身上哭泣，他已經不期待在今世能再聽見她的聲音了）：

「『不要哭，親愛的，耶穌在這裡。祂醫治了我！』她看見祂的異象，她那樣被

耶穌和祂的美麗甘甜所充滿，以致直到我離去她都不知道我也在那裡。之後不久，我在那城裡的主街上遇見她，她正在購物，後面跟著一群捲髮的小傢伙，她看起來當然非常有生氣！

「我又何必再說呢？若要一一細說我所見過，幾乎包括了人類肉身所傳承下來的各樣疾病，如何得醫治的事蹟，時候就不夠了；像腫瘤如冰溶化般消逝了、瞎子得以看見、聾子聽見、癱子走路、結核病、心臟病、腎臟病、消化不良症、膽結石（一位天主教婦人罹患肺病及膽結石，在接受臨終抹油時立時得著醫治），還有各種腫瘤，包括癌症，完全得著醫治的例子，有些是在奉耶穌的名按手禱告時立時得著醫治的。」

在讀這些記述時，不要忘記這是一位真誠的醫師所作的見證，她是曼尼托巴內外科醫學院的一員，一位來自國際知名且廣被尊敬之家族的婦人。她本人的品格更是有正直的好名聲。

當葉門一家到加州去之後，他們先在舊金山待了幾個月，然後遷至洛杉磯。一九二三年，葉門博士成為L.I.F.E.的教師，那是美國四方教會（Four Square Church）創始人艾咪·麥霍森所創立的聖經學院。葉門博士在此任教十四年之久，教育數以千計未來的傳道人、宣教士、及基督徒工人，藉此她的職事加倍擴展。她有一些論神聖醫治的講章，在一九二六年出版成書《從天上來的醫治》（Healing From Heaven）；之後有好幾本書陸續出版，包括一九三〇年的《復活的光線》（Resurrection Rays）、

一九三三年的《神醫之鑽》（Divine Healing Diamonds）、一九三六年的《基列的乳香》（Balm of Gilead）、一九三八年的《通往健康的君尊之路》（The Royal Road to Health-Ville）。除了她教導的職事外，她在美國各地主領許多特別聚會，也總是有醫治神蹟隨著。

這段時期其中一個最顯著的醫治發生在哈麗葉·雷爾（Harriet Lehr）小姐身上，她是位於俄亥俄州的亞達，北俄亥俄大學（Ohio North? n University）的創校者及第一任校長雷爾博士（Dr. H.S. Lehr）的女兒。她有十七年之久癱瘓，其中有十年幾乎必須一直待在床上；醫生診斷她的病是脊柱韌帶炎，加上許多併發症，包括嚴重的心臟病，沒有任何人能幫助她。應雷爾小姐的邀請，葉門博士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到她的家去。

雷爾小姐敘述道：「她安靜地坐在我床邊，讀聖經給我聽，告訴我神對我們靈魂體救恩的計劃。她是個『信心堅強，將榮耀歸給神』的人，她心中一點都不懷疑神能且願意為我，也為每一個信的人，成就祂藉祂兒子所應許的一切祝福。」

「她來的那天，也就是一九二六年七月二日，她和我母親和我反覆誦讀詩篇九十一篇，我們每一個人也都獻上禱告；然後她奉主的名吩咐我起來。多年來我無法伸直四肢，我整個身體都是僵硬的。按人來看，是不可能站起來的，所以她這麼說時我猶豫了一會兒，但只是一下下而已，因為我不敢錯過這個表明我的信靠的機會。」

「倚靠能拯救能釋放的那一位，並藉著那位神所差到我這兒，用勇敢的信心為



我禱告者的扶持，我嘗試起來。力量進入我的四肢，使我能站起來。葉門博士在我這邊扶著我，媽媽則在另一邊，我就這樣走了幾步。第二天我再一次奉祂的名站立，並靠著祂的大能行走；過一陣子之後，我開始能保持平衡自己走，從那時候到如今我都能走路了！」

雷爾小姐敘述這些話時是一九三三年，她一直活到一九六一年，享壽八十九歲。她在那些年間工作並多次旅行於美國各地，是「一個神恩惠的活神蹟」。

葉門博士的妹妹愛咪於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日離世與主同在後，主指示葉門博士祂仍有工作給她做；當她等候主，讓主來指示她是怎樣的工作時，主使她明白她應該發行愛咪所寫數百首靈歌中的一部分，那是聖靈賜給愛咪的。結果是《俄斐的精金——藉著愛咪·葉門所賜下的靈歌》（Gold of Ophir, Spiritual Songs Given Through Amy Yeomans）這本書出版了；這本書發行後，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用她自己在這種場合所慣用的話來說：「葉門博士的住址從加州遷到天堂去了！」

L.I.F.E.的副院長高若義（Roy M. Gray，著有《祈禱的能力》一書，由錫安堂出版社出版其中文譯本——譯註）曾在葉門博士在那個聖經學院服事其間，對她做了如下的描述：

「她告訴我許多她經歷過的各種經驗及得勝，但不論她談論的是什麼事，當她講話時，我的注意力總是被吸引到主那裡去；她敘述她的經驗或得勝時，總是說那是主做的，她將自己放在一邊，基督一直是她的生命和一切的經驗！」